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0月15日第23期 总第20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1期

王端阳日记（六）

北大荒日记

1970年1月1日—1970年6月4日

附件一 大字报：吃大碴子能吃出胃病吗？

附件二 报导：记一次生动的批判会

附件三 入党申请书

附件四 征文：洗澡

一九七〇年

1月1日

今天是七十年代的第一天，怎样才能过得更有意义呢？

上午讨论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并传达了潘复生的两个文件。下午吃的饺子，之后我和王小勇、陈文俊先后到了李永春、老盛头、林长围、周贵清、胡思奎、陈老板、李顺之、李国宏等贫下中农家去拜年，祝他们在七十年代取得更大的成绩。

晚上学习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收到韩然来信。

1月2日

中午连里开讲用会，叫我第一个讲用。其实算不得什么讲用，只是个斗私批修，不能说明我怎么样，只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

1月3日

今天写了个报导《用毛泽东思想指航，豪迈跨入七十年代》。

全营小分队来修水利，遇到杨贵仁，谈了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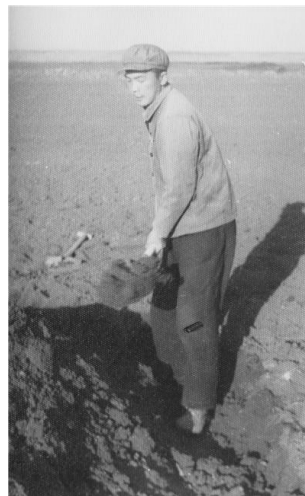
几千年来，总是认为官贵民贱，这是一个历史的颠倒。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创造的。历史的创造者卑贱吗？这是一种旧的传统观念。我们既要在思想上同它决裂，而且还要敢于在实践上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

1月6日

全营战备排来我连修水利。食堂人员不够，别人不愿去，我就去了。可今天又被指导员叫出来整理材料。

最近我发现，派性又有所出现。

三清也没信了，下一步怎么搞？机务上问题很大，得深入调查研究。但自己所处地位又不大“许可”，好像有很多事不是自己“份内”的事，管多了，自找麻烦。怎么办？我是极想了解社会的。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应成为自己思想方法的一条戒律。（作者在修水利）

王小勇去团学习，大兔子要调64连。

上次报导，营里广播。

又仔细看了元旦社论。五洲风云激荡于面前，心胸更加宽广。想着世界革命尚未成功，更加激励自己拼命向前！眼光放远了，也就更不计较个人鸡毛蒜皮之事。

1月7日

指导员又把我从食堂里叫出来整理材料。

晚上打夜班脱谷子。天气很冷，捆谷草不能带手套，捆两捆手就被冻麻了。黄贤伟几

个手指全冻白了，可她不叫一声苦，老战友叫她用雪擦，才缓过来。人围过来，她说没事……这个人干活很实在，性格也很坚强。

晚上选出团支部委员，有王小勇、钟泽榕、梁宜泉、钱文妹、李国治、魏大江、冯云秀。还行，今后就要协助党支部抓好青年工作了。

有人说我对整团运动不大关心。其实非然也。只是部署我一点不知道，也无法下手。如果“伸手”太多，又要引起众人议论纷纷。我心里有数就行了。我现深感革命不是一个“招牌”的问题，如果先有了“招牌”才去革命，那简直连一个投机商都不如。我现深感自己知识的贫乏，今后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和实践，能够更多地学到一点毛泽东思想，能够比较正确地用毛泽东思想来解决一点实际问题，那就是我的志愿。

姬立占回天津了。

1月8日

上午营报导工作负责人王凤春来连，布置一下工作。20日前要把讲用材料报上去。营里准备开讲用会。很多东西要我自己去写，事很多。找个“合理借口”不去劳动吗？不行，劳动是本份。这个念头一辈子不许在自己头脑中产生，不劳动，就失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怕艰苦，图安逸，就会变修。昨天打夜班，对我教育很大，不去干活，你怎么会发现黄贤伟的顽强性格，你怎么会受到教育。永远和劳动人民同甘共苦。

总结三排经验，写到深夜 10:45，别人已去打夜班，我还得马上去。

晚上和柳亭林谈了谈。这个人很好，党性很强，在机务，他是做了很多政治工作的。

柳亭林谈到机务上的几件事：一次农业社的于二楞子来，赵某问他们还有没有土豆、白菜。于说：“如果是前一个时间，还有个几万斤，现已分了，也就几千斤了。”以后赵就叫开东方红去拉，怕人知道，绕了一个大圈才过来，拉来后就分了。这次三清提到这事，赵就是死不承认，说什么本是去为连里拉菜，没有了，顺便把菜拉回来。于某某同他吵起来。当时周贵清在场，在这个关键时刻周站在党性立场，批评了赵。赵这才哑口无言（至

于菜花钱没有也不清楚)。我说，他就是和政治工作顶牛。机务内部矛盾也很大，他总是拉一派打一派，连里的话不听，搞独立王国。柳举出今春把三王拿下高机，把秦金保、李树三等拿下机务，为什么？三王给他提了不少意见，如开高机去齐市办私事，也报出勤……另外还有13车柴火问题，还有一天晚上拉菜问题……还必须深入调查研究。

1月10日

晚上全部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在二排屋里开了批判会，批判富农子弟郭贞妄图变天的反动言行。会开得很好，以活生生的现实告诉大家，阶级斗争并没结束，不要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革命党人必须能够在平静中看到不平静，在欢乐声中听到霍霍磨刀声。

就在我们欢庆二十周年时，郭贞他同我们感情不一样，他对李某说：“赵某某下江南，给他二十年江山，现在已超过两年了。”说到这里看看李没吱声，又马上感到失口，改口说：“这话可不能说，有毒啊！”这正是他反动本质的大暴露，分田分地之仇，刻于骨上，一刻也没忘掉。东北47年解放，到今天正是二十二年了。他要收回他们的“江山”了。毛主席给我们提出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主要的两条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而实质上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郭贞所说的几句话，很短，但字字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字字咬牙切齿，他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感到不舒服，对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感到难受，天天夜夜盼苏修美帝打进来，一句话，就是想变天。他感到难受，正说明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好得很，如果他感到舒服了，那么千百万阶级兄弟就要人头落地了。正如主席所说：“全国人民高兴之日，正是反对派难受之时。”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批判会上，我也争先发了言，对他的本质进行了阶级的分析。

他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在劳动、工作中，总是要滑头，是懒吗？表示，为了复辟，他是很勤快的，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怎么说不卖力呢？前几天他赶车去拉板子，到了阿荣旗，马累得一下子磕倒，起不来了。大王说：“你这么赶可不行呀！”

“不行？还是打得轻。”大王又说：“还轻？再使点劲就交待了。”郭说：“死了吃肉。”又说：“去，你再说枪毙了你。”这次，又一匹马回到连后就躺倒了，不吃不喝，老盛头平时最爱牲口，一看急了，和郭吵吵起来，郭却扬言要砸碎老盛头的脑袋，真是仇恨之极。他不卖力吗？都感到力不足了，没有给赶死。他不是个懒的问题，他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抵触，是在搞破坏，以发泄心中之愤！真是何其毒也！

他们言行还很多。他还特别拉拢一些地富子弟、坏分子、落后人物，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挑动他们同领导、骨干的矛盾，把他们逐步拉下水，拉到自己一边。如对大武，说某某背后整他。大武急了，说我决不服他，走着瞧吧！这边又对排长说大武怎么怎么样，这样把大武逼上自己的梁山。干部批评了他，他就伺机报复，谁都不敢碰他，人说他简直像个刺猬，谁碰扎谁的手。现在看来，不是一个调皮捣乱、不好管理的问题，这里有阶级斗争。

别人学习珍宝岛英雄，谈到兵团战士在火线上往上冲，他说：“打起来，兵团战士得往后跑。”会上追问他，他不承认，最后大武也起来揭发，他傻了眼，又改口：“我那时说着玩。”大武讲，说完我和于某还推着他往前跑，说：“得往前冲！”

那天晚上，李说：“原子弹这东西厉害，他们生产原子弹，我们也要搞原子弹。”郭贞说：“我要有权，把造原子弹的人都抓起来枪毙。”这话表面看来是“左”，折衷主义，反对原子弹，其实不然。大庆前我国成功爆炸了两颗原子弹，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外国贺电也数不胜数，世界人民感到更有靠山。我国政府也一再声明，我们生产原子弹，只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美、英、苏的核垄断和核威胁。一句话，是为了反对美帝、苏修的核战争，支援世界革命。在生产原子弹上也是有阶级斗争的。郭贞看到中国有了核武器，心里哆嗦了，他不敢直接反对，就说把造原子弹的人统统枪毙。实质上同美帝、苏修唱的一个调子。1963年美英苏三国条约，防止核扩散，就是怕中国有核武器。可中国有了，他们害怕，又想极力阻止中国搞试验，美梦又破灭了。又唱什么高调，全面禁止核武器呀。同郭贞言谈又何其相似乃尔。

毛主席最新指示指出：（也就是国庆口号二十二条）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但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于反侵略战争的革命战争，我们非但不反对，而且还要积极参加和领导，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战争观。而折衷主义，都是站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反面，诅咒、谩骂革命，而极力赞成反对派的侵略战争。是为美帝苏修服务的，起着他们起不到的作用——从内部瓦解人民的战备工作。

他对贫下中农的态度也是极为恶劣的。

1月11日

再学元旦社论，如登泰山之巅，洞察五洲风云。回顾六十年代，岁月峥嵘，展望前程，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帝修反指日可完。我们充满信心，豪情满怀。但仍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去做。我们从事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讲用材料怎么写呢？如果把好事都罗列起来，写成流水账，那没什么用，就是向党摆功。讲用就是说明毛泽东的伟大。

1月12日

下午四点，学习小组活动，学习讨论了元旦社论。略。

1月13日

今夜起风，天气更冷了。这几天来，冻坏不少人的鼻子、手指和脚。但大家为及时把谷子打出来，仍干劲冲天，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我们这班到0点下班。在11：20时，“热特”水箱坏了，只好提前40分钟下班。“热特”一坏，有人产生高兴的想法，可以提前回去了。天确实很冷，又起了风，下巴一会儿就麻木了，脸如刀割。我的这种想法一出现，也马上意识到这是怕苦的苗子。少于40分

钟，就要少压出多少捆谷草呀，对国家是一个损失。贫下中农看到心里发急，我却庆幸，完全是从私字出发的，想早点回到暖和的被窝里，这是图安逸、怕艰苦苗头，如不及时斗倒，下次就会怕冷而“请病假”，或找其它什么借口不参加劳动，思想感情就要同贫下中农发生隔阂，就要变修。“越是艰苦越向前”才对。

中午小分队开会。我昨天就提出工作多，小分队领导工作可让别人来做。今天，重新进行组织整顿，把闫学选上，我下来。连里又来个副连长，就可以了。可又说让我撂挑子，让我管乐队。这个我答应下来。

晚上又开了批判郭贞大会，全连都参加。正如昨天我们小组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作为下一步主要内容，所以在会上发言，很尖锐、有力，击中要害。郭贞检查，就是翻案。他的要害问题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感到不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抵触和破坏。他是极力想混淆两类矛盾，把自己变天思想轻描淡写为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骄傲，没有互相取长补短。郭贞仍很顽固。

1月15日

今日腊月初八。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可大家发挥冲天干劲，一见使人愁的谷子全部脱完。我们战胜了严寒，我们胜利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在排总结上，我又加上这样一段话：知识青年的一些致命弱点，平时总被一些漂亮的词句掩盖着。一遇到困难、艰苦，就会暴露出来，就要摇摆起来。这时就要及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

1月17日

近一直忙于帮助整理材料和自己的思想总结。别的事都没太管。

最近《红旗》杂志发表了上海大批判小组的文章《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充满了火药味，好得很。像一个原子弹，要炸开旧文科这个独立王国。《文汇报》也接连发表

文章。没时间仔细研究。我一定要投入到斗争中去。

今后的文科方向就是写作小组，参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搞革命大批判。

来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陈贵祥要走了。几天来心神不定。今天新任指导员胡 XX 背着行李，穿着军大衣，走着来了。看来作风很好。据说他在桂林军事院校学习过，有点军事知识。看今后的工作吧。

1月18日

怎么就叫接受再教育接受好了？仅仅是干活好了就行了吗？不是的。还应该积极参加连队各项政治运动，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参加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旧思想的斗争，在大批判中改造自己，在大批判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各种斗争中，尤以阶级斗争给人以最深刻的影响。

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革命的实践，革命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你不参加革命的实践，或参加了不革命的实践，那正确思想从何而来呢？只有让资产阶级自由泛滥，占领市场。我受的修正主义创伤是很严重的，修正主义毒素已经渗透到血液中，找个世外桃源去避难吗？不可能，只有在革命大批判中获得新生。

1月20日

毛主席提出要经受住三个考验，一是战争的考验，一是自然灾害的考验，一是党内分裂的考验。这次纳新对我争论很大，我要经得起考验。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继续革命，要毛泽东思想，不要招牌。同时加强组织观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这个信念坚定不移，至死不移。

我自己的天堂有三个：在战场上，在工农兵中，在毛主席的书上。除此之外，别有乐乎！

1月21日

本说今天开调讲会，上午去营部，结果改期，白跑一趟。找教导员谈了谈，主要问再教育问题、知识青年的道路问题。方向毛主席已经指明，金训华一做出榜样，但自己还要靠自己的实践。这一年我们碰了不少壁，走过不少弯路，现在比较地聪明起来。总结教训，有几种情况，一是自己把感情当政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造好，在实际中行不通，还有不注意斗争策略，没做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把将来可能实现的一下子搬到现在，急于求成，因而群众不理解你，产生误解。再有教导员也帮助分析是旧的习惯势力太大，一时顶不过他。

我还把办学习小组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讲了，得到教导员的支持。说应该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主席思想，共同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你们准备今后还会有反复，受挫折，但要一直走下去。你们已经找到了路子。我说刚找到，还没迈。他说，不能那么说，已经迈出一步了。最后我还同教导员提出要求，应该深入到各连队去，了解最下层各种思想动态，这对一个领导是最重要的。不要光浮在上面，接触一些“上层”人物。下面的思潮很重要，有很多新生事物。你不找他们，他们也不讲。

我谈到当一个继续革命的老百姓时，教导员笑了起来。

回来后，和林国静谈了谈，张家龙听了一半就上夜班去了。都感到应该马上去干。我们的宗旨就是：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从字面上、道理上给贫下中农讲，反过来，贫下中农又用大量的实例给我们上课，这样一结合，就可以更多地学习主席思想。关键的是要行动起来。问题现都到不了一起，时间上无法安排，只好一拖再拖。

我找孙俊堂、赵宝玉、于得江谈过，他们都很有学习主席哲学思想的愿望，对我感动很深。林国静提的好，我们的行动去让贫下中农来评价，不要听几个知识分子一吵吵，就此止步了。

1月22日

团里学习回来，传达了上级精神，就是要使查哈阳彻底翻身。要打翻身仗，有两条，一是领导班子革命化，突出政治，能够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每一战斗号召。没这条，群众干劲再大也不行。过去赔钱一赔就是上千万元，究竟赔到哪里去了，是广大贫下中农不爱干活吗？不是，赔就赔在了旧农场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建场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上。搞物质刺激，搞四大自由、小荒田，怎么能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腐蚀人的灵魂。不突出政治的路线，就是败家子的路线。这一条很重要。试问：张国焘分裂红军，把四方面军拉走，受到国民党重重包围，最后失败。这失败是红军战士怕死吗？不是，红军广大战士为了革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是极其壮烈的，是可歌可泣的。但是路线错了，又怎么能胜利呢！所以，首先要有正确的领导。其次再有群众的冲天干劲。有了政治思想工作，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干劲，只要有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今年，我连任务很大，毛渠因前下马未修，场园未完，粪未送，大车只5辆……困难很大，但这都没什么可怕的，只要领导有决心，群众有干劲，全不在话下。

现连里出现不少好事。我排带头，在吃完晚饭后，利用业余时间再到场园干一个小时，为了早日把粮食交给国家。这都是学习元旦社论的实际效果。

以上我昨天也同教导员谈了。

1月24—26日

营在23连召开全营调讲会，我连去了5名，有陈坚、张瑞霞、陈文华、金红和我。我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23连搞得不错，关键在领导。人家像搞社会主义的样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有粉碎机，电磨豆腐，烘炉，烧砖……咱们就不同了，热衷于到农业社挂钩……首先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这几天全是步行。遇到连和、分和、大立、谭天、小关诸友。王小勇去7营验收整团工作。

1月27日

今又回排干活，扬场，背麻袋。我现在感到和大家一起劳动，心情特别愉快。在外面



一开会，就总惦着家里。这次去23连，同学总是叫我住在那里，省得来回跑。可我还是回来，一进连队，见到战友们，心里就感到十分亲切，热情，二十余里雪地行军的风霜全都溶化。如果三天不参加劳动，就感到和群众失掉了共同语言，思想感情也有所疏远。大家都兴致冲冲地谈论着如何快扬场，尽快把谷子扬出来，还谈到扬谷子中的一些经验，可我几天没去，就插不上嘴去。切记！劳动是本份。

（学毛主席语录）关于学习小组的事，我想了一个多星期了，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设想到了，找王小勇、林国静、张家龙和一些贫下中农、领导也谈过了，可就是犹豫不决。现存在着几个矛盾：1、在组织学造成了的印象。习中，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容易给人2、你如不把贫

一种又翘尾巴了、教训起贫下中农来下中农请进来，或走出去，光几个人学，现已有流言，几个臭知识分子又成堆了，什么高才生，该掺点沙子了。这也是个问题。3、另外，学校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用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再教育，学了就用。4、如果弄得满连风雨，又会有人出来说，这帮臭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又不老实了。何况我们自己身上也存在着一些夸夸其谈、言行不一的坏学风，也就造成把柄……所以我考虑再考虑，慎重再慎重，一直没采取果断的行动。

晚上我又征求张家龙的意见，他也在考虑，和我一样。被赵宝玉听到，引起他的一番议论，对我们教育不小。听起来也对，我说咱俩的地位不一样。他说咱们一起学习主席著作有什么不好，认为对就大胆干。什么叫不老实？学习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怎么叫不老

实。现在我已发现这个问题，大多数知识青年总想少说多干，你要让他干一件累活，他马上答应。你让他写点东西，发发言，他说什么也不干。他一说，底下就有人背后议论起来，什么不老实啦。都不说话就叫老实。你再听听，说这话的大都不是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还是希望你们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话还要多说。当然光说不干也不行。耳朵根要硬，不要一听到点风吹草动，就顶不住了，这样，什么也干不成。你说你的，咱们觉得符合主席思想就应该坚决去干。

他坚决支持我们学起来，对我感动极深。我和张家龙说，只要有贫下中农的支持，咱们心地坦然，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张决心也很大。之后，解国胡也同我说，你还怕什么，背什么思想包袱，学起来呀！我还要贴大字报号召向你们学习呢。我说可别这么干，这样一来，对我压力就更大了。

其实这些矛盾的本身就应用主席的哲学思想来解决。

晚上宣传队开会，会上把矛盾摆出来，很尖锐，不错。不过，当领导的不要同群众闹个人意气，要推功揽过，胸襟要宽广些，否则怎能团结大家把任务完成好。

前天听胡永林传达了李副政委的指示精神，特别是形势，很振奋。

兵团批评了我团。我团交粮才 2.7%。这次把交粮搞到党性原则和把粮是交给国家还是留给苏修的高度。

看了潘复生在农业大会上的讲话，水平很高，把今年夺取农业生产的有利因素、增产潜力和存在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对这个文件，连领导应办一个学习班，认真学习，落实，根据潘的报告，定出我连今年增产计划，找出差距，定出措施。奈何领导不动，我们又何能为呢？！关键在领导。提了多次不听，又如何呢？不老实了。发牢骚是发牢骚，怨气出了，还得干。

1月30日

这几天还是扬谷子，扛麻袋。现在锻炼得比以前强多了。过去干活总是胡思乱想，盼

早下班。现在也考虑如何尽快把场扬完，把粮食交上去。

收到爸爸、庆友来信。爸爸对我身体很担心。其实没什么，每天都得吃2斤以上。

1月31日

上午去21连开报导员会议，由团报导员小邹、营小王、闫启兰召集。会上有所争论。主要是如何搞好报导工作。

钟泽琰回连。2、3、4营划归50团。

2月3日

昨天张英田回连队，她说谭峰也来了，听后很高兴。今天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叫他来了一趟，阔别一年，格外相亲。大家在同工农相结合中，思想还是比较稳定的。爸爸托他到长春去胡苏、时达家送了封信。胡在大批判组。

2月4日

晚上去19连汇报演出，受到好评。在19连，又遇到马桂芳。这次她比较主动，说我保守。她也想看一些书，找一些有头脑的人讨论一些问题。她从姬成章那里看了我的那几首诗，看到姬给我宣扬了，这一下我可被动了。

新春佳节

春节，是我们古老民族的盛典。但在旧社会，几家欢乐几家愁，杨白劳本想欢欢喜喜过个年，但被黄世仁逼债打死。如今人们又按照古老的风俗，欢聚一堂，从一张张笑脸上，洋溢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衷心祝福，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热爱。

每年春节将近，到处都充满了欢乐的空气，小孩子自不必说，就连大人也显出几分稚气来。春节一到，家家张灯结彩，贴窗花，放鞭炮，包饺子……空气中充满了幽微的火药

香，这是家乡的春节。这里就要冷清一些。有时想起家来，总有一种萧条之感。但是回首北视，苏修如狼，我们肩负屯垦戍边重任，越是过节，越要披霜踏雪，枕戈达旦。每当从电波中听到祖国人民欢庆佳节的消息时，自己也是一种极大的快慰。

吃过早饭，和王、钟、张一起去 21 连。下午回连吃饭，一共 15 种。我们四人又加上胖翻译、活宝一席，吃了 33 个菜，一斤白酒。尽欢而散。

大年初一

上午包饺子。陆兆文、汪廷宪来，他俩初三回津，已批假。

晚上在连队里演出。

今发生一件事，引起自己的注意。老葛去二排宿舍，里面十余人正在会餐，还有不少外连的。这时 xxx 就说：“老葛，把水烧好，一会儿我们洗脸。”老葛一听火了，说：“现在不该我烧水。你们洗屁股都没人管。”这件事，不管小 x 有意无意，却反映出不少东西，影响也不好。这种事，自己今后也值得警惕。

2月7日

上午宣传队去西六合给贫下中农慰问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在演出前，分组到贫下中农家中慰问，和贫下中农欢聚一堂。还到了老马头家里。

今中午袁副师长、团刘主任和其他股长来我连慰问。袁副师长一见到许连长，还问起我来，可惜我不在，没有见到首长。

晚上看了电影《列宁在 1918》。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艺术水平上都很高。有几段舞台台词极为精彩。从电影看，苏联当时颇有一些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影片也反映出当时苏联社会也是欣欣向荣的。可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把列宁缔造的苏联搞得不成样子，如果列宁还活着，将怎样无情地判处他们呀！虽然目前苏联坠落了，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无产阶级只有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胜利。还有一条路，

就是灭亡，但灭亡永远不属于无产阶级。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一定会重新放射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

2月8日

今收到四封信，妈妈、克平、田力力、姬立占来信。妈妈责备我一直未回信。田力力的几个弟弟都当兵了，小四在珍宝岛。姬立占在津过得很好，所有同学都见了面，他同李的关系可能有了新的考虑，具体未讲。晚上一一回信。

在给田力力的信中我提到：要像列宁说的那样在自己的肩上要长着自己的脑袋。自己的头脑又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在奋斗中求得重生。

晚上又去 19 连看电影。

2月10日

晚上去 23 连宣传演出。23 连精神面貌不错。胡恩江看上去是个老农，很平易近人，还把我们拉到他家去做客。

2月11日

上午，王小勇代表团支部找我谈话。支部大会决定把我纳新，同时对我提出许多尖锐的批评，触及灵魂，真是贵如黄金。

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致命的弱点总是看不清，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对自己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解剖，问题提得很尖锐，自己如果想继续革命，就应痛快地把这些错误改掉。就像一个病人，医师们指出了身上的疮疥和病根，自己就应忍痛把疮疥割去，把病根挖去，不能因为怕疼，就不敢割了，或怕丑，总想遮住。有病就是有病，不承认不行。有病不医，病入膏肓，人就完蛋了。自己想革命，人家指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帮助自己卸下包袱，真是求之不得，贵如黄金。自己从内心中对广大群众的批评帮助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在批评面前应该站得住。所谓站得住就是坚决割掉错误，不能一听到批评就躺倒不干了。应该从批评中找出继续革命的新的动力。

2月12日

下午步行去王家围子一心大队宣传演出。刚进屯子，队长打旗敲鼓夹道欢迎。先到几家贫下中农家访贫问苦，之后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小屋挤得满满，还有很多进不来的在门口跳着看。屋里场地很小，两个大油灯，条件差，但气氛很强烈。屋里也很热，大家士气很高，一会儿汗就下来。屋里大乱了，外面的人往里挤，前面的小孩被竹竿档着，压坏了一个小女孩。这时有人说这太没组织纪律性了，我看得一分为二，这不是本质，本质是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而他们长年又看不到节目，心切如火。我们来得太少了，应该很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的节目还很粗糙，水平不高，但正如队长所说，你们送来的是毛泽东思想，阶级感情深。

我们连演两场。直要留下我们吃饭，睡觉，但想到三大纪律，还是决定回来。最后他们用两辆大车将我们送回来。在车上我睡着了，手套掉了还不知道，行了一里多路手冷了才发觉。可车老板一听，马上停车，往回跑，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偶尔看见手电筒亮。前面大车把马卸下，骑马去找。真感动人。

2月13日

小关来连搞三清。谭峰也来。

今天铡草。

2月14日

前几天我收到马桂芳的一封来信。所谓“慕名而来”，使我极为被动。这种“虚名”对我一点好处没有。从她的信中可看出，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也是较浓的，不过还很有点志

向，但是未免太清高，孤芳自傲。自己是过来人，有点共鸣。这种共鸣说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转移到工农一边来。为什么同贫下中农总是格格不入，而同小资产阶级情调共鸣呢？说明灵魂深处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准备回封信，详细说明一下，不是自己太傲了。实在应到工农兵中去找朋友，不能跳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

我现脑子里反复考虑着很多问题。同志们的批评，学习小组的命运，红九连的经验，毒草《东方烈火》，马桂芳的来信及反映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矛盾错综复杂，好像又有一个内部联系，一个共同的规律，究竟是什么，还未理出头绪。在很多问题上，我存在着矛盾的看法，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反复动摇。更感到学习主席哲学思想的重要。哲学，就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分析、解决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问题。

现在有这样几个问题：

- 1、目前开展三清运动，如何参加？
- 2、学习小组何去何从？
- 3、创四好。

张新昌从农业社讨账回来，我问他，他一言不发，只说什么“有些人表面上毛泽东思想比谁都学得好，一开会夸夸其谈，其实背后不知干了什么卑鄙勾当。”“平常光说XX有能耐，别人搞不到的东西，他一去就搞到了。要这么干，我看谁都能搞到。”“听人说‘烟酒打天下’，我现看这种旧的习惯势力太大，到时一使还就灵。”“哪里放油哪滑溜……”他不敢跟我说，怕我一冲动，又给说出去，又得写大块文章。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自己还要倒霉。后他跟小关讲了，我也听到。去XX大队三队要账。原来双方默契翻了18垧，张追问，要丈量，实数40垧不止。按40垧算钱，农业社不干了，说你们太不讲理了。我们给你们的白菜、土豆、羊皮……都没算钱。张说，咱得划清两种界限，公和私的界限。我们营援，这是公事，公事就得公办。至于你送的东西，你没给国家，给了私人，那你得找私人去要钱。他们还是不干，说你们不给东西钱，我们钱也不给你们……从下午五点一直闹到夜里一点。这种事很多。上次去马场算，小冯就把张支开，自己去算的……问题还远

不在此，张说临出去时，连长交待差不多就行，你说你怎么办？你去“认真”？领导这态度，你提出来也解决不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到时他一检查，对你记了仇。现在他们的思想觉悟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你捅了他，又没有领导坚决支持，你肯定要倒霉。这也确实是具体问题，过去我也碰了不少壁。自己总结经验：有些方向是对的，但是脱离了大多数人的实践，没有讲究方法和策略，没有感动上帝。思想方法的片面，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眼前一片漆黑，不相信大多数人的觉悟，看不到光明的一面，看不到有利因素，不是充分发挥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开展胜利局面，结果只是自己蛮干，把自己放到群众对立面，结果达不到目的。现在问题又摆开了，怎么处理呢？我和张新昌不一致。我偏于“激进”，他偏于“保守”，辩论了一会儿。我认为平时光说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现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如此复杂，看到这种现象，心如火烧，应该起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用大量事实来教育广大群众和干部。他认为这么干，解决不了问题，领导没大力支持，旧的习惯势力又如此顽固，又都表现为人民内部。连长讲过那些话，指导员不知多会儿又要调走，他的意思是没法搞。我说，意识形态里的东西不可能一下子就都解决，不可能通过一次三清就全清了，还会有反复。不能怕有反复就不敢搞了。在旧的习惯势力面前无所作为，束手无策，实质上就是低头，让步，任其发展去占领市场，就是打了败仗。我宁可去碰它，败了，也不能不战而败下阵来。张：理论上都懂，可你现在说服不了我。我说：确实，我也没法解决，没有实践说服不了人。可我觉得总是应该去批判，旧的习惯势力大，斗不过它，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我看总会胜利的。首先我们得先建立起一个必胜的信心，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够胜利，没有这点，就会陷入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无所作为之中去。

我们俩都各在一个极端。我是“过激”，狂热，总想大干，不顾客观条件和实际效果，不看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也不注意方法和策略。张是很慎重，过于求稳，把阴暗面看得不少，旧习惯势力也很大，因而觉得就咱们这么干，干不出名堂来。钻进去了，不能出来。对有利条件，人民群众觉悟，积极因素看得太低。我俩各有主观片面之处。怎样才对呢？

不过我还不完全认为我看法片面，搞运动，就得狠批自发倾向，大造舆论。这里面要注意政策和策略，但绝不等于不搞。正确与否，理论是检验不了的，只有到实践中去。可如何实践呢？我们还得统一一下认识。

再谈一个摇摆性问题：越是在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刻，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越充分表现出来。就拿现在来说，思想混乱，举棋不定，彷徨不决。在旧的习惯势力的进攻中，敢不敢斗争，怎样斗争，这些问题就在头脑之中反复考虑着，动摇着。有的人认为旧势力太顽固，一下子也解决不了，不敢去斗争，在旧势力的进袭中，当个“顺民”、“老好人”，表面上“不动摇”。有的人敢于斗争，但是不善于斗争，吃了几个败仗，思想上出现反复，行动中出现动摇，但是他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还坚持斗争。以后还有可能出现反复和动摇，但在动摇中却能够不断磨练得更坚强。这种“动摇”我看比那种“不动摇”要好。这种动摇是在向不动摇转化，而那种“不动摇”则本身就是动摇，就是失败。

再谈一个“老好人”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不存在超出阶级之外的什么“老好人”。就是在人民内部，人的思想、行动、言论也不会超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范畴。两种思想（公与私），两种世界观（无与资）不能合二而一，所以你不可能都不得罪。对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对于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你不得罪，你就得罪了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人，就助长了资风，压了社会主义正气。这种人无非是想求得个性解放，当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好人，这种人主观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孰不知脱离了整个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自己还是得不到解放，当群众觉悟时，就会被抛弃。主席讲的很明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钟泽榕谈了批判和打击报复的关系，就是看你立场、原则。如你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对这个人错误进行批判就是对的。如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从派性出发，搞人身攻击，这是打击报复。

2月15日

又与张新昌谈。总觉得问题是严重，但是没法干。具体如何干。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昨天都是空谈一番。就是这个问题，你说怎么干呢？我无言以答。

家中来信，讲北京形势紧张，正在深挖“5·16”。周景芳是匪首，曾混入北京市革委会，已开万人工人批斗大会，三舅参加了。“五大领袖”其中两人也参加，现被捕。姬立占还说蒯大富也被捕。真复杂。爸爸对我鼓励，同时提出警告，要做好报导工作，要行之有素，持之以恒。

晚上和张新昌又讨论起来，这回比较一致起来。又一起学习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我们只能说完成了第一个飞跃。通过眼耳鼻舌身感到了不少感性知识（当然还不完全），如到农业社挂钩，多耕少报，人家烟酒招待，土豆白菜源源送上……之后产生第一个飞跃，得出推理和判断，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在经济领域中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挖社会主义墙脚，这是旧的习惯势力在人的头脑中的恶性发作。得出的结论是对这股资本主义倾向必须进行坚决的打击，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这点我俩一直是一致的。但在斗争方式方法上各有不同。从理论上讲，一方面要注意不要脱离广大群众的实践，不能在群众尚未下决心时，我们去替代他下决心。把感情代替政策，不讲究策略，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另一方面，不要把阴暗面看得太大，眼前一片黑，不相信群众的觉悟，看不见光明，看不到积极因素，因而陷于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无所作为。

我们分析了我连的具体情况，既看到阴暗面，又看到光明一面，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战胜阴暗面，让阴暗面也见见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有利条件有5个：1、有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有党支部作后盾。虽然有些干部路线觉悟还不够高，但相信他们的党性原则。2、相信广大群众的觉悟。3、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能够改造犯错误的人。4、机务内部有党团员为骨干，相信他们的觉悟。5、利用机务内部的各种矛盾。

现在主要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去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下定决心，去做思想工作。一句话就是“感动上帝”。在一切工作前，首先要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会胜利，就是旧的习惯势力再大，再出现反复，也不会动摇。

我们还讨论了意义、注意的几个策略，应调查研究，多找党支部谈心，这是一个组织观念，了解群众觉悟程度如何……

总之，检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实践，也就是第二个飞跃。很可能是错的，半错的，群众觉悟很高，那我们就受教育，通过第二个飞跃，认识就会更深刻。要经得起反复。

大胆实践，软体动物固然不会摔倒，但也永远站不起来。

晚给马桂芳去信。

2月16日

晚上团支部召开首次审批大会，通过了12名纳新团员。我是全体通过。我现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改造世界观，如何能更多地学到主席思想。革命不是为了一个牌子，有了牌子也不能担保你一辈子革命，主要是看你思想上是否有党的观念，永远决定第跟毛主席走，跟共产党走。

2月17日

上午在场院干活。出口剩下的黄豆要做屯，屯已有一人高，就搭了跳板。老战友不费劲就扛上去。开始我有点怵头，不敢“照理”。后鼓鼓勇气，扛起一袋。跳板很窄，很滑，鞋底有雪，上了几次都滑下来。老战友怕出事，都叫我快放下。我想，如果怕上不去，就总不上，那一辈子也上不去。我终于走上跳板。但不敢迈步，身发晃，几天没干重活，脚跟也不稳，身也发虚，我就咬牙侧着身子，一步步错上去。还有两米就到屯顶了，我怎么也迈不开步子，身扛180斤的黄豆袋在风中直晃，身不随心，真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时有人说：“不行就把麻袋扔下去。”我思想也产生动摇，扔吗？这时有人又说：“下定决

心就上去了。”我一下子又有了勇气，一咬牙，把麻袋扛上去，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就想，在这关键时刻什么是关怀？在关键时刻不能宣扬失败主义、松劲情绪，一松就完蛋。这种时刻，就要用主席送行鼓舞士气，胜败与否，就看此时，一咬牙，一拼命就胜利了，一松劲，麻袋就掉下来了。士气可鼓不可泄。

下午写大标语造声势。主要是两忆三查、三清、备耕送粪方面。上午指导员作了两忆三查动员报告。两忆三查是中心，用两忆三查带动三清、送粪。

“革命加拼命，粪肥能变万担粮。”吃完晚饭，我排又去往地里挑粪，大家干劲很大。真是：

二十连里春来早，备耕送粪掀高潮。打苏修夺高产，风疾雪狂志更高。



（作者在农机上）

2月20日

三天送肥大会战，各排干劲都很大，预计10天送完，可三天就差不多了。

北京现主要抓“5·16”，周景芳已被揪出，北京已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五大领袖”也有两人参加……形势动荡。历史的教训是很深刻的，值得注意。

韩然、廖晓淇回津。孙回连。

2月21日

50团正式整建成功。上午在团部开大会，甄奎元副团长传达了程克廉报告，团长也讲了话，主要是打两个翻身仗。

遇到刘滨、巴瞎。

2月22日

现总形势是要大反右倾，猛鼓干劲，誓夺今年农业大跃进。看形势要看主流，看本质，看发展趋势，看有利因素，不能陷入悲观失望之中，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2月27日

昨晚决定回津，上午找连长请假，可到团没有批下来。营部取消，本来心不切也就算了。之后和童卫国去2营10连，见到小北京。

钟近日要走。

近日来脱产有4天。写小话剧，整理李永春家史连环画，搞报导等等。

3月4日

黑龙江省革委会隆重纪念毛主席光辉题词二十周年。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近日有思想情绪，工作没搞好，有压力。

3月7日

前天许、韦在大会上检查了一年多的工作，态度较诚恳，认识也较深刻，就看今后行动了。过去的教训，就是今后的方向。

过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真是一个败家子的路线。一些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事业心，没有一个彻底翻身的计划，没有一个要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雄心壮志。每年给国家造成上万元损失，无产阶级党性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们17连也应对世界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焦裕禄一到兰考，就定下彻底改变兰考面貌、根治三灾的宏伟蓝图，并为达到这个目的，战风沙，抗肝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共产党员，没有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心能行吗？！国家把这么多的生产资料交给我们，我们不思创业，却要败家，“良心”上过得去吗？

近日开了几个批判会，开得很好，有几篇批判文写得很好。特别是发现张新昌也是一个“文才”，逻辑思维强，有说服力。

赵某家前一堆整齐的枝子，整理的井井有条。从山上拉一车几十元钱，砍成椽子，每根就要卖一元多钱，已有人找上门来。这就是典型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一些农工老老实实，现在没柴火，每天到草甸子上拉大耙。他们却变相地投机倒把，走个人暴发之路，就是又要造成农村两极分化。（高机一车 40 元，拉 800 多棵）都认为他们有能耐。究竟有什么能耐？车是谁的？技术是哪里来的？还不是毛主席给的，广大贫下中农给的。现在有了技术，却损公肥己，假公济私，走自发道路，不是忘本是什么？

3月8日

张家龙被大车压伤，昏迷 12 个小时，屎尿俱出，眼出血。现回连，精神状态很好。

今收到家来信，之中有一封韩然来信。父亲讲了天津对“5·16”匪团的批判问题和天津镇压反革命情况。随信寄来一个调查报告。犯错误多是不满 20 岁的青年，而且是出身好的多，年龄小的多，变坏的时间短。触目惊心，看来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去年的斗争还是十分剧烈的。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斗争越来越深刻复杂，很多问题自己也不理解，一些极左分子垮台了，如王效禹……

最近几天打井，菜园子要翻身的关键在这里。大家都以优异成绩向兵团首次党代会献礼。

近机务开办学习班，效果不错，大部分人都主动斗私批修，谈出土豆、白菜、皮衣、柴火问题，要求退赔。

两忆三查转到查的阶段。

3月13日

三清基本结束。小关颇有头脑，对我连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调查和分析，有些数据

根能说明问题。

看了一些林彪过去战友、部下的一些革命回忆录，对林彪同志的作风、战略战术思想、军事天才颇为崇拜。正如周赤萍总结的几个显著特点：“林总是一个苦学深思的人，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是一个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人，是一个最善于向毛主席学习的人。”

机务一些人前几天斗私还可以，现要退赔时又不干了。知识分子有时能看出问题，可是却解决不了问题，空空的一谈，有什么用呢！

3月14日

团里召开“一打二反”誓师大会，主要是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精神，列举出我团的十二种表现，其中有我连数种，其一是郭贞要还二十年江山的反动言行。其二是和农业社勾搭，假公营私，捞取土豆白菜，虚报数字（18 垧，40 垧）。其三，浪费，用炸药炸粪。还有其它场乱搞两性关系……

我们未参加大会，到兴塔大队三小队参加修筑水闸工程。战备排已到此四天。我们分几伙住在老乡家里。上级要求4月1日前修好。全部水泥工程，要在棉帐里施工，修不好，误时，就要直接影响今年水稻种植，是今年夺取水稻丰收之命脉。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

3月18日

打了两天夜班，装沙子。干起活来挺痛快，就是来回坐车外面很冷，脚冻麻了。大家情绪很高，就是回来后，住处未安排好，结果睡在凉炕上，夜里冻醒几次，炕透过褥子往外冒凉气，浑身不适，发了几句牢骚。看了黑山、塔山阻击战的英雄事迹，相形之下，也就感到没什么了，干革命总不免要吃苦、流血的。

住老乡家，要注意军民关系。过去批判机务一些人的旧作风，搞物质刺激，表面上“盛情招待”，实质上各怀各的胎，各有各的打算，是冰冷的金钱关系，用着你时，满脸推笑，私欲达到或没达到时，就翻脸不认人了。其实本来也没认人，只认了某种对自己有价值、

需要的东西。我们到此，就不要重蹈覆辙。要真正体现军民鱼水之情，帮助挑水，打扫院子，劈柴……

3月20日

大家一起干活挺痛快。大家都抢重活干，把方便让给别人，从而更增强了团结。这种在劳动中、战斗中建立的友谊才是最可贵的。大家都感到了这一点，更应该珍重她。过去我没打过眼，装过药，放过炮。听说这个队前几天一个人被炸死，所以有点紧张。可一想起在黑山阻击战中坚守 101 阵地和白虎屯的英雄，冒枪林弹雨，死守阵地的壮举，自己深受触动，横下一条心，为革命岂能怕牺牲，也就镇静自如了。别人点完炮跑了，导火索吱吱冒着火，空气真有点紧张，可我仍然从容把火点好才走开。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但是也存在着问题，就是只顾自己点着了就跑了，而没有注意别人的情况，实质上还是慌。梁XX没点着，看人一跑也跑了。我最后走的，也没顾及到他没点着。而余林康、沈惠玲还过去帮助他点的，就比我沉着多了。

到战场上，一个炸药包没点着，一个敌人的碉堡未消灭掉，就会给革命造成损失，就要犯罪。在那种情况下，牺牲自己一个人是小事，点不着就会带来更多的人流血牺牲。英雄们激励着我，我现在的思想状况是不适应打仗的，在一般情况下能“革命”，遇到打恶仗就不行了，所以现在就要从平时一点一滴做起，培养两不怕精神。

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真有无穷的乐趣。大家一起打炮眼，这次打得好，没装多少药，可爆炸威力挺大，大家听着爆炸声，判断着爆炸的效果，总结着经验，不亦乐乎！回来的路上，更是谈笑风生，一天风尘疲劳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这几天晚上，我们总是凑到一起海阔天空“白虎”一通。很有趣味。走出屋门，寒风吹来，发热的头脑感到很惬意。皓月当空，瑞雪刚停，一片皎白，小小村落，真优美极了。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3月21日

今团召开全团春耕动员大会。全团各连俱打背包行军赴会场。会上政委讲话，各连表决心，献捷报，会后“阅兵”。

听阿左说，连长在全连大会上宣布，让我和于得江负责连队造林工作。自己感到突然，为什么叫我去？这是一项什么工作？脱离班排吗？我很乐意同群众在一起，干一辈子小农工，“平生无他志，安乐一农工”。不过，造林也很需要，特别是我场过去根本不重视这个，每年造林不少，活的不多，结果现在连队没有多少树，这么望去，只是几个大红砖房，一看就知是农场，农业社则不然，远看一片树。这不利战备，不利民生，不利生产。绿化是大有益处的。如果党支部分配我去，我尽我最大努力完成任务。“一切都由党安排”。

要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一个富饶的家园。

我现唯一的志向就是当林彪手下的一名战士，为解放全人类冲锋陷阵。现在在完成好本职工作同时，好好学习主席、林总的战略战术思想，学会打仗。

3月24日

昨夜执勤。今上午回连队换换衣服。在连听小关讲了机务上一些问题。现已退赔，天数又减少了200多天，出现反复。团政委上次报告十二条中指出有人把国家奇缺零件倒出去，赵一听，脸色顿变，几天萎靡不振。团长还问许连长，赵是什么人？许答：是贫下中农。团长问：历史清楚没有？不像个贫下中农……还说咱们和农业社的关系是：算不清的账，打不赢的官司。以后搞军民关系可以白给去干。

由此反映出几个问题：1、什么是军民关系？它的政治基础是什么？2、社会主义大协

作同资本主义交易有什么区别？过几天小关还要出去调查，要账，团已开了证明。他说已写了个材料报上去。他此次调查了不少社会材料，这样就能深刻领会和主席思想。

3月25日

上午收到爸爸来信，震惊，妈妈病情恶化，肝炎复发，血压高，又有子宫瘤，要动手术，可血压高无法开刀。同房的死了4、5个。又可能转为恶性肿瘤。可家里为了叫我安心工作，一直对我保密。现出现险情，才让我赶快回天津。父亲的信，有着高度的党性原则，我深受感动。自己应该学习。要想革命，就必须把党性原则放在大于一切的地位。

心如火烧，但又矛盾。我自己的工作没完成好而不安。新的植树造林任务还未接手，菜也来不及种了……不过，在走前，一定把一切工作安排好，首先定出一个几年植树计划，为17连大翻身做出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世界革命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个人要经受各种考验，要对得起革命，对得起先烈，对得起老一辈革命家，对得起祖国人民，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

我给党组织、胡指导员、许连长写了封短信，并将父信附上。

3月27日

几天打夜班，大家为了提前完工，连夜加班施工，发挥冲天干劲。白天也仅能休息几个小时。

中午到菜园子散步，天气和暖，心情也有所舒畅，和几个老头闲聊起种菜之事，颇有趣味。咱连去年搞得实在不像话，什么底子也留不下，他们只好重新开始创业。没有上房草，就拆了旧的重打新的，又围起苗圃，抽出时间运粪。去年塑料布也都撕成一块块的，一点没有长远打算，败家。几个老贫农给我教育很深，历史就是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是他们一点点创造的，但是他们却默默无闻。知识分子应该老老实实干点实际工作，不要夸夸其谈了，有什么用呢！

3月28日

老葛拿了公家柴火，自知理亏，许成海批评了没几句，就坐不住了，很内疚，觉得脸没处放了。这人是很磊落，敢承认，知错就改，准备抱回来。许成海的几句话很让人信服，听后虽然火辣辣的刺心，但心服口服，二话没讲的。许讲：“革命不能光革敌人的命，革私字的命也是革命……现在是小事，没什么，这可是开端。你老葛来场这么多年，谁都知道，总是爱管个事，打抱不平，挺耿直。你这么一干，以后就等于封住了自己的嘴，说话气就短了……这么搞，群众影响也不好，现在管你对你好，对你就得刚发现苗头就狠触及一下灵魂，下次就不再犯了。”老葛说：“我来场六年从来没受过领导这么批评，刚结婚没柴烧，就抱了公家的了，这是我错了，没说的。也是对我好，我心里都明白，感到很不安。”

3月31日

近日来连夜批判武学清。武态度蛮横无理，拒不交待，激起民愤。

4月1日

群众专政威力无穷！

晚上继续开批判武学清大会，会上，武百般抵赖，狡辩，公安机关的证明，白纸黑字，可他拒不承认，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更激起群众对他的义愤。会后将其押出，可他态度仍然骄横，趾高气扬，横冲直撞，更激起看守人员怒火，上前进行管制，可其大耍流氓手段，左拒右抗，不伏法，在警卫人员管制下，将其棉衣撕破，这一下他更放肆起来，大吵大嚷，说对他逼供信，吵得对过会场哗动起来。

后将其押到三排屋里，他更大耍无赖，强词夺理，陈坚让他老实点，他说你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你，把袖子一插，二郎腿一搭，头一转，不理了。还反咬一口说你们破坏党的政策。靳伟良叫他把腿放下，他把烟拿出来。这究竟是向谁示威？可此时，那位工作队

的张 XX 却低三下四地对武讲：“你对群众运动要理解。你谈谈对党的政策的看法。”武生气地说：“犯罪就得挨打呗。”张：“这不是真心话，你说说真心话。”一再启发，这一下群众可愤怒了，质问武究竟谁武斗了，哪一点逼供信了？武把脸一扬：“我不同你们讲。”那位工作队一再制止群众：“你们不要讲，听我问他，我不让你们讲你们就不要讲。”张还把群众往外轰，叫去开会。这一下武气焰更嚣张起来，诉起苦来，什么衣服被撕破了，脸被打了，就是不说为什么还要负隅顽抗，不老实交代。张也说：“你要理解群众过火行动，刚才的话不对（指 XX 说你犯罪打死你活该），那只是一小部分……”

戏还要演下去吗？我实在听不下去，跳了起来：“别谈了，该睡觉了，都出去！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说话，长谁的威风。”群众运动不是请客吃饭，他罪行累累，态度极不老实，群众气愤是理所当然的。“矫枉必须过正”，更何况他反动气焰嚣张，过去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对群众缺点，背后指出、诱导，怎么跑到敌人面前灭自家人的志气。当时很多人感到压制，抬不起头来。这一下群众气愤到达顶端，又把大武揪来，进行了自发的再批斗。他是敌人，就是要专政。首先要区别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逼供信，二者有本质区别。你是阶级敌人，就是要专政，用不着你理解不理解。专政就是镇压，不是好受的，不感到压力就不是专政了。另外，也看出群众专政的威力。他说宁可到劳改队也不在 17 连，正说明他害怕群众专政。每个人对其都有管制、监督权力，不服不行。工作队应站在群众一边，不能把专政看成几个专政人员和工作队几个人的事。他态度骄横，就是向党、向革命群众示威。这个反动气焰一定要刹下去。

经过一批一斗，他立即老老实实，刚才那股劲一点也没了。群众又提出三个问题，叫他写检查，交给群众，他都记下来，这也是群众专政的一个形式。这件事，再一次显示了群众专政的无比威力。之后，大家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也不困了，都兴奋地畅谈着战斗的经过。

明天就要离开连队回津，真有点舍不得，斗争火热。这是最后一夜了。

4月2日

上午离开连队，很不走运，高机不去拉哈，到场部遇到张世杰，打听一下没车，又回到6连，准备明日再走。可中午突然刘鬼和钟泽塔回来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听刘鬼讲了天津一些情况，阴暗面的多。

4月3日

上午6:30分乘车到拉哈，去幸福之路，杨保和去师部学习班，只见到李贵森。晚上一起到饭店吃了一顿，喝了两瓶酒。他讲了幸福之路的一些情况：赵冀生被撤职，调到1营，老牛调到63连任副指导员，她未被纳新，曾西红和赵连余却被纳新。曾任副指导员，杨也是。动荡很大。

4月4日

四点半乘火车离拉哈，七点半到达齐市，到街里遛了一圈，市镇不大，街上大批判专栏不少。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

13:35分68次离齐，车上松快，转日中午到达天津，李舅、庆友也在车站等候。

4月5日

下了火车，一切记忆犹新，市镇上还是那样热闹，喧哗，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塞外还是悬冰百丈，可关里已春光明媚，桃李争艳了。汽车从解放桥驰过，大桥英姿焕发，气势雄浑，桥下春水荡漾，渔歌互答，啊！美丽的天津城，阔别一年，我又回来了。

汽车仍在急驰，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几个光彩夺目的大字出现在眼前，勾引起我们同万、张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日日夜夜来：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里，我们满怀义愤贴出一张张大字报，刷出一条条大标语，“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敢同恶鬼争天下，不向霸王让半分”，对，就在那面墙上，万、张的乏走狗们用黑笔写下了一人多高

的大字：为万晓塘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墨汁四溅，恶鬼狞笑，可曾几时何，万、张已被送上历史的断头台。那时候，少数派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现在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团校又过去了，当时谷云亭代表天津市委作检查，首先给我们读了，征求意见，首先就没有被通过……

河老八也是天津政治舞台上跳得比较欢的一个，就在对面墙上，一次辩论回来，看见上面出现了一首《卜算子》，下属一中红卫兵，其中最后一句是：待到 XX 完蛋时，看你靠谁捞。河老八顿时羞愧满面。

……

我对天津的闹市生活并不留恋，但对那一个个战斗却是十分怀念的，游子行千里，可心里却总是思念着故乡。

一进门，就看见年迈的父亲，可身体仍是那样健壮。

晚上小段阿姨来了。鲁威叔叔已调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副部长，段森阿姨是宣传队的副团长，现又回来招生，物色几个人才，找到一个弹钢琴不错的，才 19 岁。她现找到朱 X，想办法帮助克平和颂英参军，我家应出几个军人。主席讲：历来送子参军不算走后门。

4月6日

上午买了火车票。

下午去王小勇、钟泽榕、姬立占各家。看了电影《宁死不屈》。

4月7日

听说主席叫肖力同志去给范文澜当助手，主席的眼光远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中午乘 86 次快车到达北京。一出站，就给人以特别开阔舒畅之感。地下铁道已修好，

进出口，是一个四面全是大玻璃的四方平房，乳黄色，非常漂亮。北京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学生植树，所有的空场都有一群群的红小兵在挖坑，抬水，种树。其次是家家挖防空洞，街道组织家家做砖坯，即处理掉挖出的废土，又打了一场烧砖的人民战争，解决不少问题。

晚上赵文发（长影导演）、石茵阿姨来，三舅妈给做的酒菜，包的饺子，为石茵阿姨送行。石茵阿姨也正在设法把自己插队的儿子送到部队去，她是现役军人，恐怕好办一些。这次她回新疆，就是把工作转回北京来。赵讲，主席有一段批语：子从父业，理所当然，不过要走前门，不要走后门。

4月8日

上午先去石茵阿姨家，赵文发叔叔早到，一起把石茵阿姨送上火车。火车开动了，石茵阿姨哭了。

我自己有时也是柔情似水，情意缠绵。“月有阴阳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此时，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思想上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伤感主义。

近来思想上又起波动，动摇。一听说不少人都去部队、军工厂，自己也想去，不想在兵团了。思想上是矛盾的。在兵团的艰苦生活可以磨练人，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矿藏，但对那种优越的生活、军人荣誉、革干子弟的自豪感又有所留恋，向往，迷恋，真是矛盾。有时走到街上，见到一些同学参军，自己只好“破帽遮颜过闹市”。

周总理去朝访问回津。美国加紧对朝的军事压力，金日成也感到苏修不可靠，开始有所觉醒，邀请总理去，也是迷途知返的表现。还是中国的是反美的中坚。正如主席所说：不是所有人都会跟着苏修跑的，有些人早晚会醒悟过来。

4月10日

上午去协和医院，医生说我已得鼻窦炎。之后去四舅那里。

近日精神恍惚，记忆力差，不知何故。

颂英回津分配，可能先去四川学习一年半载的。

4月12日

今天带着小燕、小四一起去动物园游玩，照相。石利平也同去。

在动物园门口很意外地碰到王红和徐桂兰（在幸福之路）。王红分配到内蒙兵团，又进工厂，去年十月到京学习无线电，再有两个月可能就回去。是军工。现在一些革军革干子弟都在设法去部队，或去军工。又听三舅说，不叫去延安插队的知青再走了，要想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前去过一个调查团），准备在延安建六个大厂（石灰厂、造纸厂……）彻底改变延安面貌。

下午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思想性还有，但艺术性太差了，排、导水平也低，很杂乱。

4月15日

北京市街道居民组织得很好。过去围锅台转了几十年的妇女，如今自己组织起来，烧出了成千上万的战备砖，这岂止是砖，而是射向美帝苏修的一颗颗精神原子弹。它的威力岂止在几个砖上，而表示在中国就连一直不被人重视的“臃肿”的家属——历来战争中都被认为是累赘，也都充分发动起来，全力以赴投入战备，也在为打败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贡献力量。美帝苏修在人民战争面前发抖吧！

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就在于能够唤醒和组织起亿万人民去认识世界本身的矛盾，并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三舅妈建就是街道积极分子，每天叫着别人去，比上班还累，又不拿工资，她还帮助做思想工作。她们做思想工作不像知识分子，拐弯抹角，大道理讲一套，再提出什么具体问题。她们几句话就通。总还是体现出劳动人民的本质，心胸开朗，朴实。

干部子弟有个最大的特点，自命不凡，高傲，目空一切，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不甘心做小事，总是幻想干出什么事业。而工农子弟则朴实得多，勤劳，踏踏实实，不出风头，助人为乐。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克平已回津，妈妈也回去。颂英分配事因学校卡着没有走了。她是有点“乐极生悲”了。事物总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4月16日

小民来信。他已回队劳动。这次回京他和别人打架动了刀子，被抓去，送回西安，劳动学习了40多天，又回延安专区学习了20多天才回到小队。从他也可以反映出延安一些知情的精神面貌不大好。据三舅讲，延安地委派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周总理对延安知识青年很关心，决定在延安地区建立六个厂（两个发电厂、化肥厂、煤矿长，水泥厂……）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延安，带了100台东方红，150台手扶拖拉机。中央是决心要彻底改变延安面貌了。晚上写信给小民，鼓励他继续前进。

这几天每天早上先读林彪九大报告（俄文版）。已看完两个部分。九大已经一年了，《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

4月17日

今收到克平来信，事未办妥。小段说王谦已回京。回信寄来廖晓淇、田力力、韩然来信，一一回信。

给廖信写道：“值得谈的是中央批转北京市革委推荐的北京大学三个经验总结。我只看了一个，非常好，看出8341水平是高，不像一般化的文章读之无味，而是从内心里快不可言……好久没读到这么精彩的文章了，一见如获至宝，特别是咱们多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多在学校都是没解决的，以后到东北也无法解决的疑团，几年闷在心里，一下子解放出来，可想心情是何等舒畅……”

“一个人怎样才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呢？特别是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谈谈……打仗固然好，如五年不打仗，我们就是三十岁的人了，有些事已不能从头学起。过去学到的东西难道付之东流吗？当然在政治思想上我们永远得不断地重新学习。”

“北京已垂柳成荫，桃李争艳了，我很少出去，见景生情，何须自寻烦恼呢？”

下午随街道听了关于召开“四大”的文件，有吴德的讲话，和北京市代表名单。其中有万里，说他虽是旧市委的人，以后到首钢参加劳动，表现较好，并写了几个检查，比较好，现到工交处帮助工作。另外有红卫兵代表蒯大富，说他运动初期反刘少奇叛徒集团时有功，以后犯错误，在 8341 帮助下，能够上山下乡，这次又选入人大代表。他还不是党员。此外，有去延安插队的张燕（？），18 岁，和去山西插队的李平平，19 岁。中央对插队落户的学生还是极为关心的。

晚上同鲁朋接上电话。王谦也已回京，据朋朋说她们连老整她，她想转场。

4 月 19 日

朋朋说上午来，没来，又改下午，结果又有事，又推开了。

下午和小四去找王谦。从德胜门一直走到什刹海，在原梅兰芳故址找到她家。她奶奶快死，她父亲对她奶奶特好，她奶奶因她父亲坐过狱，表现很坚强，可身体残了，她父现病又很重，加之她在连里处境不好，又要调转，所以家里事很乱，人心不安。她讲在珍宝岛战斗中一些干部子弟表现很勇敢，牺牲不少，主席听了很受感动。很多平时很“红”的人，到了战场，一听炮响，脸刷的一下白了。我们这些干部子弟，要争气，要继承先烈的遗志。老一辈已经雪染华发，而且越来越少，就看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争不争气了。

不能当兵，心犹不宁！

4 月 20 日

中午妈妈和颂英从天津回来，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主要是赵之子将事办

坏，把六个人都开在一个证明信上，去 61 中，人家一看字迹是 XX 局长的，其中有他儿子，马上同其它几个学校一挂电话，都是革干子弟，于是一个也没放，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的？赵三子说我们认为他们可靠。后校方说不行，你们定名额，我们给挑人。69 届都得上山下乡，从 70 届出人，结果一个没走成。事情还反映到市革委，市革委也只好说应尊重基层的意见。

事情总得从两方面（好的、坏的）去考虑，只作一种打算，当被掩盖着的另一方面一下子出来，思想上没准备，就会措手不及，自寻苦恼，精神还有受到很大的刺激。正所谓乐极生悲。所以办一切事都要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的方面去努力，多准备几手。

《红楼梦》里有这么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客观事物内在规律之谓也。谋符则成，反之则败。谋符与不符，还在人为。

拿我们家的地位，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应该知足。知足者常乐。阿 Q 那种精神胜利法，有时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

据说前几天，万力、史如北他们聚会，喝离别酒。最近干校解散，天津要有 60 万去插队落户，其中有 20 万干部。因此人人都在准备，他们都想到三线工厂去，把全家都带去，用万力的话是：“重新干起。”（可现工厂的一些干部不想去）爸爸已有 40 余年的党龄，如何安排，相信上级会有正确的处理。妈妈听说南京军事学院已取消，一些老干部原职原薪，自己挑选一个中小城市“养”起来。地方干部参加革命 30 年以上的也不让退休，也要有一定的措施。妈劝爸爸去“养老”，可爸爸不甘于此，他说：“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化在两本书上，还没完，现在已经六十岁，现在不写，七十以后再写不成！天津冀中留下的作家只我和孙犁两人，他病很重，就我身体尚好……”真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其实如爸爸何事不干，没有任何风险，会舒舒服服的度过晚年。现在又要呕心沥血了。实令子孙叹服！

爸爸在干校表现很好。运动以来，没有听到爸爸一句怨言。这两年的劳动，身体又更结实了。他们那一组人，就他年龄大，可挑水全得靠他，那个组长才 50 多岁，病得起不来，那些三门干部，更是未老先衰（这种干部真一点用也没有，一些老干部多少经过几十

年的实际斗争锻炼，吃过大苦，担过风险，走南闯北，浪迹江湖，只是解放后才慢慢和平演变，但多少还保留劳动人民的本色，革命者的气质。这种三门干部，不过一些白面书生，于人民于革命无用，于自己也无益）。在对一个群众组织问题上，他们要挤垮他，就我父亲一人不同意，经过多次思想工作和实践，才转过来。

4月22日

今天是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诞生 100 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对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是个沉重的打击。

4月23日

下午和妈妈去卫戍区招待所找段阿姨。看到那些新招生的学员已经穿上军装，心中真不是滋味。王谦也去了。之后又去找秀珍，她整天也很忙。

4月24日

孙民叔叔带着一队人到北京学习样板戏《沙家浜》，也住在卫戍区招待所。上午段阿姨来电话，我和妈妈下午就去。我 67 年去沈阳时曾见到他和付林阿姨。现他是宣传队的负责人。妈妈又托他帮助办理克平参军的事，他同意试试看，不过也得准备两手。他认识 5 师岳副主任，又都是一个军区。

我想要真正有所作为，还不能靠父母，不能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但有时还要靠一下，为自己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现沈阳军区搞了几个学习样板戏的京剧班子。各军区都在搞，到各地物色人。我问段阿姨现部队抓创作没有，她说还没抓，一些作家都倒了。我说主要还是创作，也能拿出一个好戏来，那就好了。

4月25日

选四大代表中的一个小故事：

68年首都第一个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时，蒯大富下令开了枪，打死打伤许多工人。其中有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工人双腿切掉，这次选四大代表，有蒯大富同志，这时去征求他们意见时，他们说，只要毛主席同意，我们就同意。充分显示出工人阶级的伟大胸怀，不记私仇，不谋私利，目光远大，大公无私。

4月26日

晚上一打开半导体，听到激荡悠扬的东方红乐曲，之后又是一段电波声，我很感奇怪，忽然广播员宣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实现了，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听到这里，我的一颗心差点跳了出来，多么振奋人心呀！这表示出中国科技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向宇宙进军。正如主席所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列主义路线（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可以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来。

走在大街上，可以看到人人喜形于色，有几个老头在神秘地谈论着卫星，他们对现代科学不大懂，所以谈得神奇离怪。一个老头说：“过去老一辈总是讲什么神呀，怪压，我年过七十，从来没见过什么神仙上天的，这回咱这颗卫星可上天了。”另一个老头又接着说：“可不是，真比神仙还神呀，不仅上去，还能往回发东方红，嗨，我还听见了呢，别看我耳聋，那真是仙曲呀。”那个又说：“听说，马上就要从咱头上过呢。”说着两老头抬头看，拿手挡着脸。“还要从美国、苏联过呢。”“那还不把他们吓瘫了。”哈哈哈哈哈，两个老头开心地大笑起来，饱经旧社会风霜的老人今天满脸皱纹中都洋溢出无限的欢心。

下午去体育馆看足球赛，国家队赢了北京队 3：1。是吴江平叔叔给的票。现国家体委和八一队合并，具体领导尚未确定，各项体育项目已恢复训练，小燕就到了游泳夜校训练。在他家里听了小红的京剧唱腔录音，小红音质很好，声音洪亮，好好培养，有前途。她已

去石家庄，准备到部队去。

4月27日

上午和颂英去颐和园游玩，照相。已离开一年多了，可以一切如旧，记忆犹新。

下午妈妈和克平来京。

4月29日

上午，大家去天安门照相。天安门重建后，更加宏伟、高大，金碧辉煌，使人目眩心虚。

晚上克平乘 11 次特快去沈阳。但愿马到成功，别像姥姥说的猫咬尿泡——空喜一场。上次颂英之事，照姥姥说是煮熟的鸭子飞上了房。

4月30日

晚上和妈妈、小燕、颂英去天安门，灯光都亮，探照灯横扫，绚丽辉煌。

之前先去卫戍区招待所找孙民叔叔和段森阿姨，朋朋也来，很热情。鲁威叔叔来信，和段森阿姨商量要招两个搞创作的，先下到部队去生活，提到我，说还有点文采。段森阿姨不同意，说刚去，很多事不好搞，再带几个老同志子弟影响不好。不过鲁叔叔的眼光还是远大的，搞文艺最主要的是创作，只有有了好的剧本，才有电影可演，有戏可看，有歌可唱，有书可看。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我虽有志于此，奈何头脑笨拙，笔尖拙劣。

5月1日国际劳动节

上午去陈立中阿姨家，她们都不在家，姥姥非留吃午饭。

下午到吴力家，黄中叔叔去山西干校劳动，她家有一个钢琴，几个女儿都会弹。她大

女儿毛毛在银川跳芭蕾舞，最近排《白毛女》，还去西安学习。二的娃娃在山西插队，三的宝宝现在家上学，才15岁，钢琴弹得不错。见人很腼腆。

晚上在她家上房看了礼花。已有两年没看了，真是绚丽多姿。北京真是令人神往，恋恋不舍离去。

钢琴弦动，惊人心弦，钢琴声音太优美了。

5月2日

上午仍去吴力阿姨家，刚坐了一会儿，孙民叔叔、段森阿姨和朋朋就来了。老战友多年未见，今日聚会，话如流水，滔滔不绝，我们就在旁边仔细听着。

之后，和朋朋谈了各自情况，也谈到搞创作问题。她对此也挺爱好。直坐到下午四时方散。我们留到晚上到天安门广场照了几张夜景照片。

5月3日

上午去车站接三舅，他从上海回京。6点多去邮局买了本《红旗》，给廖晓淇寄去一本。他来信，思想很稳定，情调很高。之后去王谦家，他父亲要回四川，来了几个同志喝酒。见到她哥哥，国际关系学院的，也是个书生。他抨击了杨XX是个花花公子。

看到爸爸给鲁叔叔的信，深受感动。其中也提出对我的希望。自己还要发奋把革命理想变成坚忍不拔、踏踏实实的埋头苦干，不要总是幻想，幻想只能瓦解意志，消沉意志，刺激神经。

5月4日

印度支那形势大好，三国人民最高级会议更加燃起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风暴。这次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后，周总理还亲自赶到会场，举行了盛大宴会，并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作为礼物送给这次会议。五一晚上，毛主席接见西哈努克，这对印度支那人民反美斗

争也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西方通讯社都感到震惊。

本来美帝策动政变，想维护其在印度支那的统治，没想到，更激起世界人民反美斗争风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西哈努克过去同美帝还总是暧昧，对苏修也有幻想，这一来事实教育了他，他也认定中国才是反美的中坚。柬埔寨人民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右派政权摇摇欲坠，尼克松立即撕破伪装，派兵侵入柬埔寨，露出战争瘟神的本领。不过，这也更教育那些对美帝尚存幻想的人，不再相信尼克松的好话了。

目前，印度支那又成为世界几种势力矛盾的中心了。

下午去郭筠叔叔家。听他说现在几个样板戏都在由北影拍摄，这次九大代表北影有9名，样板团各有11名不等，全国才90名。北影里的有谢铁骊、谢芳、于洋等人。

晚上看了电视《红色娘子军》，精彩。最后看到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他们上台同演员合影。现有戏演的就不错，没戏演的都要去干校劳动。江青同志对北京五团二厂很重视，有什么文件总是批发到五团二厂。

5月5日

上午克平来信，说他业务上基本可以，可还得政审，经上面批。下午又来一封信，亦然，说他已填写家庭、社会关系。举家高兴。不过隐隐感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晚上看了《智取威虎山》，真精彩。真是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法表现了英雄人物，反面人物虽嚣张，但外强内荏，黯然失色。真可谓登峰造极了。

5月6日

上午推敲《满江红》。

中午正睡着，忽感喘不过气来，睁开眼，惺忪中看到一个军人，原来是石茵阿姨。她找妈妈一起去给孙民叔叔送行，我和颂英陪同前去。在马路上就碰到张云青叔叔。最近昆明军区又来人，送来一篇文章，《解放军报》社认为此文是最近一个时期最好的一篇，准备

再修改一下。并说要培养一些搞创作的人才。张很同意我去，鲁威叔叔也推荐了我，这次段森阿姨也同意。那个14军宣传处长郭明效把我叫去，问了我父亲名字，他也知道，还说是不是在《新港》编辑中，之后他叫我写一篇东西，或把以前写的给他看看，再寄回昆明审定一下。我心里有点紧张。我只不过想当兵，对搞创作根本提不上，如果让我到14军去，当几年兵，写点通讯报导尚可。还是硬着头皮碰碰吧。可惜过去写的手头一点也没有，只好重写。

张政治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和他谈了谈，讲了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

我们一直把孙民叔叔送上火车，车开动了，石茵阿姨眼泪也随之掉了出来。克平政审也差不多，孙一回去，更有把握。

现不知我何去何从了。我的要求不高，当个战士就行。没生活怎么写！

5月7日

今在家写文章。成败全在此一举。

爸爸来信，考虑更多。

5月8日

下午把写的东西送去，小段先看了，后送给郭处长。晚上我在招待所看了电视《智取威虎山》，看完之后，被小段叫住，她告诉我，郭处长已给昆明军区打电话，王副部长、鲁副部长决定要我。现在关键就看沈阳军区放不放了。小段又给孙民打了电话，孙说你拿昆明军区的信来，我再帮助说一下。这样，不会被人算作走后门。可看XX总还有点推，不大想要。

5月9日

中午又去小段那里。她让妈妈先给孙民写封信，叫他帮忙。昨晚孙民说，克平肯定要

了，先让他回去做鉴定，然后再直接调人，否则得等一个月，人在这里也不好，人家会议论是否走后门。并叫妈妈不要误会。

之后又去小力阿姨家。乘下午 5:40 分 91 次快车回天津，我送到车站。

5月10日

上午写了四封信。给天津，把克平昨天来信转寄过去。给钟泽榕、克平、鲁威叔叔。

上午看了越南第四区业余演出队的节目。演员本身就是战士，很多亲手用炮、步枪打下过美国飞机。他们的节目特别有战斗气息。我不是在欣赏音乐，而是看他们如何在同美帝战斗，深为他们的革命激情所感染。这才是战斗的文艺。

这两天休息一下，精神太紧张了。

5月11日

下午去招待所，见到张同志，段阿姨把东风手表给我。挺不错。孙民叔叔、付林阿姨还寄来一张合影，送给妈妈。

越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来中国，主席、林副主席接见，进行了友好谈话，看来越南通过这次柬埔寨事件、三国会议、美帝出兵，更感到中国反美的立场。苏修在这次又暴露了本性，这步棋又输定了。正如主席说的，像这些国家，总不会老跟着苏修跑的，总会逐步觉醒过来，抛弃苏修。目前美帝苏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真是四面楚歌。

像越南、朝鲜这些亲受美帝直接侵略迫害的国家，觉醒就要快。

对南斯拉夫近态有些不解。

5月14日

中午跟小四到什刹海游泳。两年没有到河、湖中游泳了，只在场院小沟里泡过几次，今日真是“得宽余”了。

下午，妈妈回来，没想到爸爸也来京。妈妈 20 日要下去，爸爸也给了几天假。

晚上，我和妈妈又去招待所，老张和小段已去石家庄，未回来，只和老谢、汪国淦、谢处长聊了聊。关于我发问题，昆明是肯定要了，现就看沈阳放不放人了。谢说刘 XX 来信，说如有这样的还可多带一些回去，对我肯定是要了。

我们刚到，刚巧石茵阿姨也来了。没有把爸爸来之事告诉她。回来的路上，她同妈妈谈了很多有关“小段”之事。

5月16日

下午睡醒觉，又去游泳。回来一看，石茵正和爸爸谈话。一会儿妈妈从小段那里回来，石茵说要和妈妈“算账”，为什么不把王林来京事告诉她。最后一起吃了饭，还决定明天一起去崔嵬家。昨天妈妈遇到他爱人何延，叫她星期日去，并约小力阿姨也去。我特别到灯市口告诉小力一趟。石茵阿姨十分热情，一点架子、旧习气都没有，思想境界也很高。

5月17日

上午九时全家都到崔嵬家。老崔看上去很壮，头发脱了很多，他干脆理了个光头，几个月的劳动，头、脸晒得发红，个子又很高，身体很壮，看上去就同“朱老忠”一样，只是戴了个眼镜。他现尚未解放，他谈了运动中的一些事，他说那时对运动是不大理解，和群众顶撞得厉害，他们有些真是无理取闹。之后，又一起回忆起冀中时的情况。这是老战友多年未见、现见面最喜欢谈的话题，一谈起来，真是得意忘形，谈笑风生。我也特别爱听。

一会儿四舅也来了。他 4、5 岁时就曾到过冀中，所以大家都跟他很熟，叫他小山哨，这些老战友没有一个不提他的。

中午一起包的饺子。

下午乘 5：40 车回天津。

5月18日

上午，谭祝平来找我，他赶得正巧。之后去王小勇去取东西。

下午去钟泽璐家，姬立占家没人。吴云家也无人，我留下一个条子，签字是向东飞。晚上我去，看他妈妈亦留下一个条：向东飞同志……我不禁大笑。后听吴云说她给吴云打电话，吴说他就是王端阳，他妈妈也笑了说：“原来是他。”

晚上八点钟，吴专来我家，一直谈到十点钟。我把我的情况也告诉他，他对文学也颇感兴趣，他还谈到王尧他们搞的一些诗集，据说也有我的。

十一点了，戴学咸和谭老二亦来，送来给谭天的东西。

5月19日

上午李舅来。他儿子最近到公安学校去学习。

中午乘 86 次快车又返回北京，一切和做梦一样。

回家，遇到一个不痛快的事，克平参军之事吹了。这可能对克平是一个刺激。以前，我就总感到这点，信中几次提到，没想到真“飞上了房”。实践再一次证明，即使在有 99% 的把握时，也要注意被掩盖的另一种倾向。我不禁又想到自己的事。

三舅回来，四舅也在这里。

听说已决定老张为我的事去东北一趟，22 日走。

真是夜长梦多。

5月20日

今天晚上 20:20，广播了毛主席支持印度支那反美斗争的庄严声明，这是对印度支那人民、对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大支持，她将更加推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加速埋葬帝修反的步伐，必然在世界上起着伟大深远的影响。毛主席指？提出很多英明论断，指出目

前主要倾向是革命。美帝出兵柬埔寨，也正说明美帝害怕世界革命人民起来斗争。目前，世界上又掀起了反美风暴，形势越来越好。正如元旦社论所预言的，世界的矛盾将继续引起革命。毛主席真是伟大，现在又亲自领导着世界反美斗争。

上午爸爸返津，妈妈也去高碑店 38 军农场。下午我去小段那里，决定 22 日去东北，张云青专为我事到东北跑一趟，办手续。

5月21日

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毛主席、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林副主席读了毛主席的声明，得到热烈反响。我在收音机旁激动地收听了大会实况，好像五洲风云都在心中激荡。西哈努克讲了话，严重的现实使他抛弃了对美帝、苏修的幻想，走上了坚决反美的道路。美帝策动柬埔寨政变，出兵，更加激起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件好事，他越加紧侵略，自己越加快灭亡。就连像西哈努克这样的人都被“逼上梁山”。正如主席在声明中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屈指可数矣！

最近周总理有个形势报告，康老有一个整党报告，非常好，可惜没听到。听见别人讲了一些。可从目前全国形势看，工农业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子工业、钢铁工业发展，使人欢欣鼓舞，中国正在飞速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焕发出的革命精神正在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想到这里，心中充满自豪感，晚上久久不能入睡。

5月22日

突击三日，把北大三份材料抄完。8341 水平是高，很多东西，主席早就指明，可由于各人理解水平不同，执行中也就千差万别。8341 做出了好的榜样。

上午带小燕、颂英、小四去北海划船，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小燕游泳姿势挺好，速度也很快。

下午准备了一下东西，马上就要离开北京了，此行谁知凶多吉少，心中不胜担忧。尤

其是现在有利条件较多，就怕到那一句：不行！全部完矣。

克平来信，还充满希望。可惜已经“飞上房”了。这一下对他刺激一定不小。他见到岳副师长，待其挺好。

这次回连队，什么东西都未带，一提包全是给别人带的。

几日来，长安街上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在这反美的怒吼声中离开北京。

5月23日

上午七点零八分到达沈阳，先和张云青找招待所，之后到孙民叔叔家。孙不在，只见到付林阿姨、丁冬阿姨的田丹叔叔。得到热清接待。正好庆友也在这里，中午就走了，送她到汽车站。也是无法。

晚上，丁冬阿姨带我看了革命样板戏《海港》，是沈阳市《海港》剧组学习演出。搞出这种水平还是不错的。

晚上住田叔叔家，招待热情，反而觉得拘束。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改造世界观》纪念《讲话》二十八周年。

5月24日

上午七点钟就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田力力来了，还有一个男同志，我一看就明白一半。后丁冬阿姨告诉我是力力的朋友，是个副政委介绍的，还未最后定，我看是差不多了。男方姓张，挺不错。晚上回遵化探亲，我送他上了汽车。

上午见到孙民叔叔，他去张云青那里。下午我去第一招待所，他住在三楼，设备非常高级。后孙民叔叔亦来，事已有个眉目，沈阳军区政治部开了介绍信给建设兵团，后又打通电话，就不去佳木斯了，而直接去嫩江办手续。这样，明天和张云青一起走，我就先回连队了。看来胜利在望，可也要以备万一。

晚上，孙民叔叔接我和张云青去他家吃饭，还派小车将我们送到车站买票，招待十分

热情，反倒过意不去。

5月25日

上午到孙民叔叔那里辞行。孙民叫我和他一起坐小汽车去招待所，他先去宣传队。我找到张云青一起又到火车站，10:16离开沈阳。

现在已快到太莱，火车仍在飞驰。明天就回到连队了，一路还很顺利。

现在看到参军已有90%的把握。

5月26—27日

凌晨两点到达拉哈车站，蹲了半宿。上午还没50团的车，只好乘67团车先到55团，又正赶上大雨，被截到路上。遇到6连三个富拉尔基的，已春耕。一起在第二招待所过夜。

上午步行到海洋，才乘卡车回团部。正遇到王小勇在团部，团员刚刚审批下来，这一下组织关系总算解决，到部队好办多了。

晚上七时许回到连队，一进连就感到一种清新感觉，精神面貌很好，大家都在义务劳动，也都很热情。

5月28日

今未出工，在家整理一下东西。我被分配科研小组。

下午到大甸子放了会儿马，四点多钟才回来，洗洗衣服、脸。

晚上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我在团旗下宣了誓。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今后还要更上一层楼，最根本的还是改造世界观。

5月29日

上午去6连，见到小关、刘明原，把我的情况和北京、天津的一些情况谈了谈。

今又要有一批上海知识青年来连，30人。在连队两天，感觉同过去不大一样，心里很舒畅，因而很留恋，特别是这里的人，都是那么和气可亲。当不了兵在这里也很有意思，主要还是想过几年正规军的生活，复员后一定还要求回到这里。可至今未见张云青来信，不知又生何变故。不过，走不了，在这里也一样。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下午参加了半天劳动。

晚上，又来了24名上海新战友。张家龙一见面就告诉我，上面调令下来。一听，感到十分激动，但离开连队又感到心里很难过，一起劳动、生活了两年，同这里的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知道后，也是恋恋不舍，特别是陈文俊。晚上同姬立占谈了很长很长，总结了自己两年来的收获和存在的问题，畅谈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和自己的理想，并互相鼓励，将来在新的不同的岗位上，要为人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5月30日

上午匆匆照了三张相，就离开连队，把东西也送到团部，档案和其它关系也带来。可参谋没在，关系转不了，下午都未回来，看来今天是走不了了。

在团部见到张云青、刘宝森、姬成章。姬成章调到师军工办。

下午又找林春英、张队长告辞。

5月31日

一早乘车离开50团，心情是多么激动呀！战友们，以后不知何日再会了。

到拉哈，把行李托运。又找杨保和一趟。三年文化大革命中风雨同舟，以后又一起到了东北前哨，现我将到祖国大西南边防，变化沧桑。

6月1日

昨晚到达齐齐哈尔市，住嫩江军分区招待所。今乘68次先到沈阳。

我已经快成为一个军人了，自由散漫的游击习气该克服掉了。

6月2日

夜里一点半到达沈阳，住第一招待所。

上午到宣传队见到孙民叔叔，给我几张表格，入伍登记表，政审表，体检表，心里还未落实下来，恐怕发生突变。

下午听了宣传队一个同志的谈话，思想上又起了波动。我是十分迫切到部队锻炼的，但是如果是很勉强，给别人找很多麻烦，当了心里也不痛快，还不如在兵团。

另外，我又是几个首长推荐的，是要当搞创作的苗子培养的，我本想参军，也就顺水推舟。可是自己的才能自己最明白。首长本是满怀热望进行培养，可自己却不成才，岂不使首长失望，自己感到精神负担更重了。在兵团，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就行了。而到云南，标准就高了，自己又无一技之长……我刚露了一点，张云青就说：“我们就是要培养搞创作的人才，要不，就不费那么大气力来办手续了，你这么一说，使我很伤心……”

对搞创作，我现在是“望而生畏”，很自负，自惭形秽。

晚上到了丁冬、付林阿姨家，看到克平的一封信，情绪很稳定，对我鼓励很大。他信中讲了几句：“平生无大志，誓当一小兵。”“红星头戴会有期，刀枪横扫全无敌。”

6月3—4日

上午到宣传队体检。

下午买好车票，准备回北京了。在沈阳，孙民叔叔接待很热情，心中甚过意不去。今后，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党，报答毛主席，也报答老一辈对我们的希望。

晚上乘12次特快离开沈阳。上午凌晨五点到达天津。准备先回家一趟。正巧父亲在家，把我的情况谈了。同时给妈妈、庆友写了信。

上午李舅也来了。姥姥给包的饺子。

下午一直睡到四点多钟。

晚上就要乘车到北京了。以后至少得三、五年才能回来，见面也难了。

再见了，可爱的爸爸，可爱的天津市。■

附件一：大字报

吃大碴子能吃出胃病吗？

昨天中午开饭后，XXX 突然跑进食堂，冲老师傅说：“某某某不能吃粗粮，给做点别的。”

“为什么不能吃粗粮？”

“她不爱吃。老吃大碴子能吃出胃病来。”

“……”

下午 XXX 在开饭后，又走进食堂，盛了一碗大米粥，接着又往饭盒里装。

“喂，别人都先吃的剩大碴子饭，你不吃就够可以的了，再往回带，太不自觉了。”

“我中午没吃饭。”

当炊事员再次进行劝阻时，她竟将碗扔到地上，扭头走了，粥洒了一地。

……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问题？粗粮不爱吃，还创造出一条新的病理学：吃大碴子能吃出胃病来。别人对其进行劝教时，还把粥洒在地上，大耍小姐脾气。同志，当你这么干时，你可曾想过我们的阶级父兄在旧社会提篮要饭、背井离乡的苦难生涯，你可曾想过红军在长征途中挖草根、煮皮带的艰苦历程，你可曾想过世界上还有多少穷人在奴隶主的皮鞭下痛苦煎熬……今天，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还不幸福吗？！

小米、大碴子吃不下去，可是世界上劳动人民都能吃上这个吗？现在咱大米白面已经

不少了，还不够，你看看全国五亿农民吃的什么？再说个近的，看一看附近农业社和咱连的广大贫下中农吃的什么？下乡的知识青年吃的是什​​么？如果还有点阶级情感的话，就不会不知足了。正如林副主席说的：“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林副主席的教导，尖锐深刻地指出了我们的致命弱点，我们千万不能忘本呀！

现在我们再来重温主席最新指示，仔细想一想，是大有教益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士兵委员会 宣传组

1969年6月15日

附件二：报导

记一次生动的批判会

“把李云辉带上来！”在群众的愤怒的口号声中，李云辉灰溜溜的被揪到人群中间。这是20连3排在劳动休息时间召开的一次工地批判会。

李云辉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恐惧，极力表现出一副自得之态，可眼光不住从眼镜框外扫出，流露出慌张神态。

“李云辉。”

李收住目光，震了一下：“哦，有。”

“你在被监督改造期间，为什么私自跑回齐市去？谁批准你去的。”

“是许成海同意的。”他口气还很硬。

“你跟连长怎么请假的？”

“我病好后，跟连长说，我家里有事，想回家去办办，请几天假。徐成海说，有事就去办吧。”他又得意地回顾了一下。一下子看到许连长，不禁打了个寒战。

“你说回家，是回哪个家？你家不是在这吗？你这家伙可真狡猾，欺骗领导，跑回齐市去看你爸爸。是不是又是为成分问题？”

李的花招被揪穿了。广大群众又主动发动进攻，对其实行政治压力。

“你去齐市到底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对群众对你批判不服，又回去找成分？你爸爸怎么对你说的？你是什么成分？”

李云辉半天没说话，低着头，凝视着地上的石头。突然猛地抬起头来，狞笑一声：“我家贫农。说老实话，回家就是去问成分问题。说我家有280垧地，雇30多人，根本没那回事。我爸爸都讲了。”

“你相信你爸爸，还是相信广大贫下中农？”

“谁对相信谁的。”

“群众揭发不对吗？”

“有很多不符合事实。”

“哪点不符合？很多证言都是你亲大爷打的。”

“我不相信。”

“白纸黑字，明明写着嘛，而且几份从不同角度的外调材料都说明你家是被斗中农，不是贫农，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李哼了一声，不再吱声了。

排长又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敌人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这两天清查小组叫你写的材料写了没有？”

“写了，没写完。”

“一个大学生写一份自己历史材料，怎么两天都没写完？又不是让你写自传，写小说。”

“你要想现编，那时间不够，总怕出漏洞，这补一块，那补一块。自己历史那还不好写。”

“你到底写什么了？拿出来给广大群众看看。”

“还没写完。”

“没写完怕什么？拿出来。”

李还想支吾，但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回去取。还派了两个新战友同去。

他一进家，从桌上拿起一个本，翻了翻，又放下，又拿起另一个，刚一打开，看见里面有一沓子写的稿子，马上合上，放了回去。又从另一本书里拿出一份材料说这就是，拿了回去。这件事引起新战友的注意，为什么昨天刚写的就不知道放在哪里、写在哪个本上？

李拿着稿子胡乱翻着。

“快点念。”群众催着。

“页数没打对。”他又慌乱地翻来翻去，这一下更引起群众的警惕。

“昨天写的，怎么就弄乱了，找不到头？又想要滑，快念。”群众火了。

李更慌了，后来不得不说：“这材料不是，我没写。”

这一下群众炸了：“你没写，那你说写了，这不是又欺骗群众。”过去一把夺下，原来是几个月前写的一个东西。

“你没写，干什么去了？”

“我……”李突然又把脸一沉，说：“我……干活累了，想休息几天。”

“你接受改造老老不实实？？”

“不老实。”李又马上装出一副接受改造的样子，低下头：“不老实。”

阶级敌人就那么甘心失败吗？他们能“休息”吗？不，这里大有文章。新战友介绍第一次取材料的情况更加引起大家的怀疑，这里有鬼，不要被阶级敌人的乞求、讨好、装死所迷惑。大家又学习主席教导，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形势。

“李云辉，你真什么也没写吗？”

李一怔，马上回答：“没写，什么也没写。”

“你不会什么也没写吧！”

“不……不……没……没写。”他有点慌了。

“没写，那刚才你拿的那个笔记本里写的是什么材料，马上又放下了。”

李一惊，马上又沉着下来：“那是废纸。”

“废纸？那你为什么夹在本里？”

李回答不出来。

群众又怒吼起来：“回去把它取来。”

李仍故作沉着，但是内心的惊慌已经再也压制不住了。

“你可以去取。”

“好，马上去取。”

“走。”

李迈了一步，马上又停下来：“我说，那个是我昨天写的，是对运动的总结。”

“啊，你还是写了，你到底写的什么？马上拿出来。”

李仍然顽固地说：“哼，看看也没什么，反正早晚得见面。”

材料给取来了，在群众的压力下，他给念起来，但很多关键地方他不念。

“为什么跳过去？”

“我忘了。”

“要老老实实念，有一个字就得念一个字，派一个新战友监督。”

李又继续念，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又停下来。

“为什么又落一段？”

“我忘了。”他不得不放老实了些。

这个材料，对自己进行翻案，对我连运动进行否定，完全代表了他的反动思潮。

李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头，但是心还不服，还要进行翻案。

会开到这里。白纸黑字，斗争仍未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开展批判、斗争。但是这个会，灭了他的威风，把他的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更加教育了广大群众，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

附件三

入党申请书

我承认、拥护党章，志愿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她正领导着全国亿万军民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进行着伟大的斗争，并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流砥柱。

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没有毛主席，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紧跟毛主席、紧跟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到达共产主义。我生在毛泽东时代，感到无比幸福，无比自豪。但也更强烈的要求自己能够对得起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较大的贡献。

我出生于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在 1930 年参加革命。在民主革命时，走南闯北，为革命立下一些功劳。但是进到大城市以后，由于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官”做大了，薪水高了，就开始脱离劳动人民，受了刘少奇的毒害，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他触及很大，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跌跤就跌在不理解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以没过好社会主义这关，犯了一些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损失。你们应该认真吸取我们老一辈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向天津、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发动猛攻。但是也遭到走资派的血腥镇压，在上海九·四风雨中，在天津九·一八死人整活人的白色恐怖中，是毛主席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使我们坚定了信心，“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们把毛主席语录放在怀中，在高压下度过了日日夜夜。又是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中央文革，揭开了阎王殿，解放了我们这些红小鬼。当毛主席、周总理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时，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在敌人镇压面前，我们没有落过泪，但这时，热泪刷刷的滚出，我们都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们红卫兵永远忠于你。

但到后期，由于小资产阶级派性发作，唯我独左，以我为核心，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后，中央首长多次接见，使我们又回到革命路线，同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自己三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再一次证明，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背离毛主席就要失败，就会犯错误，就会给革命带来损失。

从文化大革命后期所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使我看到，是做革命的同路人，还是做彻底的革命者，这个问题严肃地摆在每一个红卫兵面前。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要想革命到底，必须到工农大众中去。我又报名首批来到东北建设兵团。

一年多来，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思想革命化上我做得很不够，比起其他同志差得很远。特别是受了十几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流毒还很浓厚，小资产阶级摇摆性还没完全克服。刚到农村，总是自以为了不起，比别人高一头，不甘心“普通一兵”，很“傲”，遇到一点挫折，就要摇摆一个时期才能前进。这一年，也摔了几跤，但经了风雨，见了世面，使自己能比较正确地对待自己了。现在我仍在痛苦的改造过程中。我还远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我申请入党，一方面表示我的决心，一方面需要党组织对我进行帮助和教育。

三年多的社会实践，使我更深刻的懂得了社会主义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

这个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继续革命。正如主席所说：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我也切身感到，旧的习惯势力，资本主义因素还很顽固，斗争还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但是我坚信毛泽东思想必定会胜利，社会主义必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今后不管还会出现什么艰难困苦，出现挫折和迫害，我决不会向旧势力低头，我都会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目前，中苏两国政府就边疆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我们绝不能对苏修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他一面谈判，一面又在中苏、中蒙边疆增兵，虎视中国，我们必须准备他们的突然袭击。毛主席对我们青年寄以无限希望，他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一想到自己肩负解放全人类、埋葬帝修反的重任，就感到无限幸福，无比荣光。为了解放全人类，我情愿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我生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当时很艰苦，刚生下来，母亲又没奶，还要转移，眼看我就会饿死。可是一个贫农妇女把我收养下，把奶水给我，而她自己的一个女孩连病带饿死去。她把我当革命后代养大，希望我长大去打蒋介石，解放全国劳苦大众。我母亲的一个叔叔，42年是冀中一个区小队长，后叛徒告密，将他们包围，当鬼子叫他们投降时，他们说：“我们中华民族能向日本鬼子投降吗？绝对不能。”与敌人血战到最后一秒钟，全部壮烈牺牲。我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雨，迎来春色换人间”。为了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我恨不得马上到前线去。毛主席叫我们到东北来，我们就应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我再一次向党组织保证，为了防止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现在就应有所准备：1、努力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2、从现在的一切工作中，自觉地培养自己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希望党组织在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斗争中、在战场上严格审查自己。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申请人 王端阳

1969年10月26日

附件四：征文

洗 澡

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最让人感到不习惯的就是没处洗澡。夏天还好说，可以到连队后面的引水渠泡一泡，冬天就只能端盆水，在宿舍里擦擦身子了。三、四个月下来，身上痒不说，凡是长毛的地方，全长了虱子。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刚钻进被窝，就见王小勇匆匆从外面进来，径直走到我的床头，轻轻地在我耳边说道：“想不想洗澡？”

“洗澡？当然想了。”我一听洗澡，一下子又钻了出来。

“小声点！”王小勇看了看四周，生怕被别人听见。我们当时住的是大通屋，南北炕，有四、五十人，一到晚上，人声嘈杂，就像大车店一样。我们的讲话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到哪儿去洗？”我一边穿衣服一边怀疑地问。

“你跟我来。”他也不回答，说完就往外走。我赶紧披了件军大衣跟了出去。

他把我一直带到连队最西边的马棚，钟泽瑢和姬立占已经等在那里。我们四个都是天津来的知青，用现在的话说“铁磁”。

马棚旁边有一间低矮的干打垒（即用土坯搭的小屋），里面有一口大铁锅，是专门用来煮马料的。我们连养了几匹种马，每天都要煮不少黄豆喂它们。这活儿是连长专门指定老驴头负责的，因为他是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交给他放心。拿连长的话说，牲口吃没吃

黄豆自己是不会说的。

我钻进干打垒，借着手电筒的光，一看见那口大铁锅就全明白了。我们点燃灶台上的油灯，也不用多说，就挑水的挑水，抱柴的抱柴，分头干了起来。

水井离马棚有五十多米，我挑着饮马的水桶来到井台。说实话，这天夜里可真冷，气温最少也在零下30度，我的手指碰在铁钩上都“粘”手。有人形容东北冷，说是撒尿得拿棍儿敲，这未免有些夸张。可是在铁器上吐口唾沫就能把小老鼠“粘”上，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有一次在场院上劳动，我们把捉到的老鼠全“粘”一根铁条上，收工时竟有一长串。

我把水挑回来，倒进锅里。钟泽琰又接过扁担去挑，我也没有假惺惺地推让，蹲到灶口一边烤火一边续柴。没多大功夫一大锅水就烧热了，我用手试了试，略微有点儿发烫，正合适，便将灶火扑灭。我还没有站起身子，就见王小勇已经脱光了，跳进锅里。接着听他一声大叫，又从锅里跳了出来。

“怎么了？”我问。

“锅底太烫。”

“谁叫你这么着急了。”我真有点儿幸灾乐祸。

姬立占不声不响地搬了几块砖头垫在锅底，又找了块木板搭在锅上，我们这才一个个跳了进去。两个人先泡，两个人先坐在锅边用毛巾撩水，虽说挤了点儿，蜷着腿儿，也还凑合。热水一泡，那个美劲儿就甭提了！

可好景不长，水温越来越高，我们又都跳了出来。原来灶里明火虽然灭了，可炭火却仍然很硬。我往灶坑里浇了一瓢水，把炭火灭了，可水温一下子降不下来，桶里的凉水已经没了，我们冻得直发抖，又都懒得再去挑水。这时王小勇抄起一个水桶，一丝不挂地冲了出去，在开门的一刹那，冷风像在身上割了一刀。我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他又提着桶进来，里面装了满满一桶雪。钟泽琰接过水桶，把雪倒进锅里，水温降了下来，我们这才又重新回到锅里。

泡透了，用手往身上轻轻一搓，熬糟就像面条一样往下掉……后面的情景就不必一一尽述了。洗完澡，我们把水倒掉，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心满意足地回到宿舍。我们说好这事任何人都不能告诉，万一让其他知青知道了都来洗，我们可就洗不成了。

第二天刚吃过晚饭，就听见老驴头在宿舍外面骂大街：“……谁他妈的昨天晚上到马棚洗澡了？……简直是阶级报复！……坑害贫下中农！……”

我一听心里有点紧张，可是又一想，就算在马棚里洗了澡，也不能上纲上线到阶级报复呀？

接着又听老驴头骂道：“……让贫下中农喝你们这些狗崽子的洗澡水……”

这我就更纳闷了，洗澡水我们已经倒了，再说那口锅是煮马料的……这时王小勇跑过来，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原来上午老驴头煮完马料（黄豆），照例舀了一缸子带回家。中午下酒的时候，越吃越不对味。他回到马棚，仔细把那口大锅检查了一遍，发现锅上仍然粘着厚厚的一层熬糟，这一下可火了。好在他不知道是谁干的，否则我们真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不知为什么，这事儿发生后知青都特痛快。过去就有人怀疑老驴头偷马料，可没人敢说，这次是他自己不打自招。而我却非常后悔当时没把锅刷干净，因为自从这件事发生后，直到我离开兵团，就再也没有洗过热水澡了。■

1998年天津《今晚报》

“老插忆趣”征文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成为本刊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